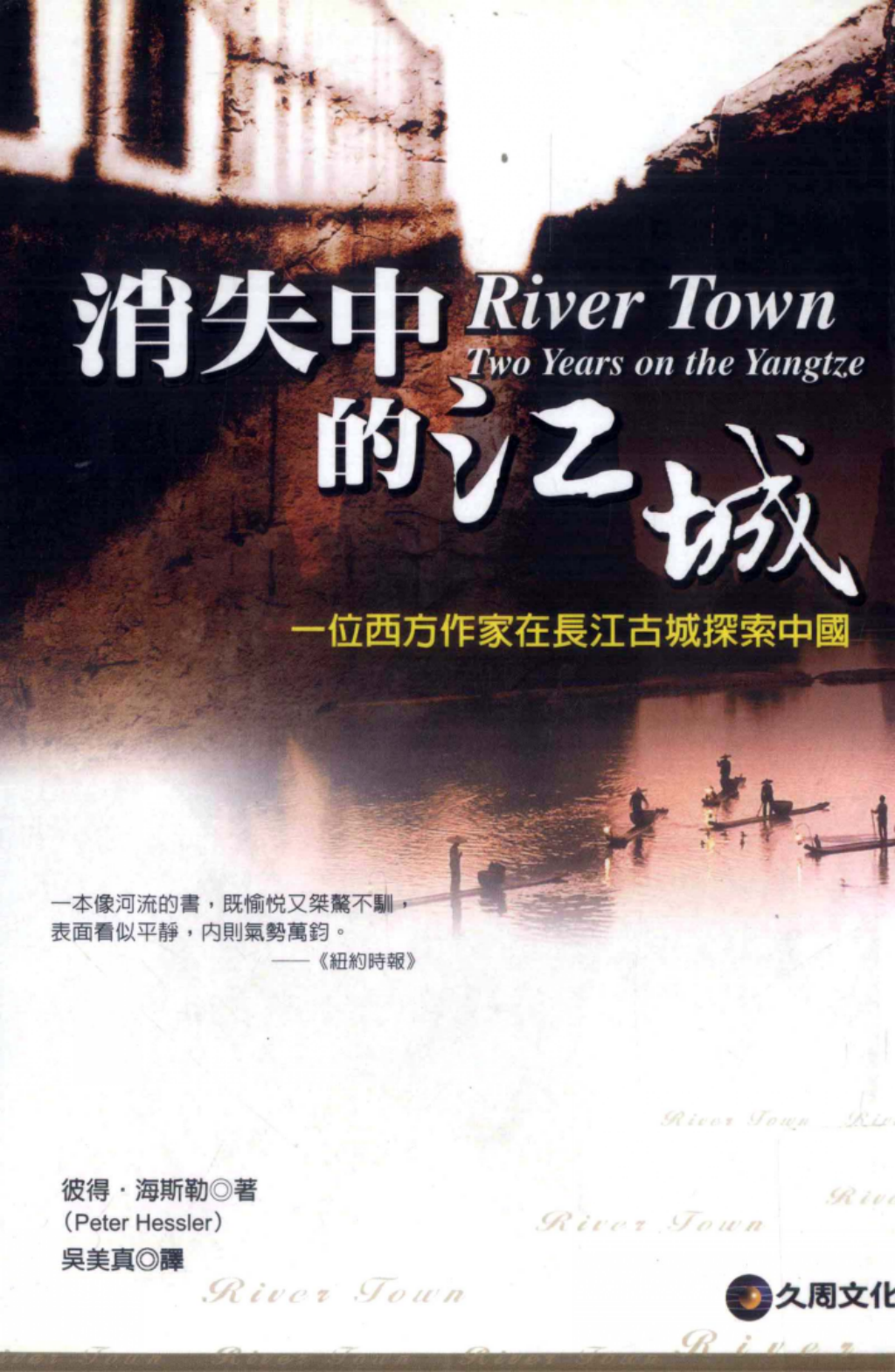




消失中的江城

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一位西方作家在長江古城探索中國

一本像河流的書，既愉悅又桀驁不馴，
表面看似平靜，內則氣勢萬鈞。

——《紐約時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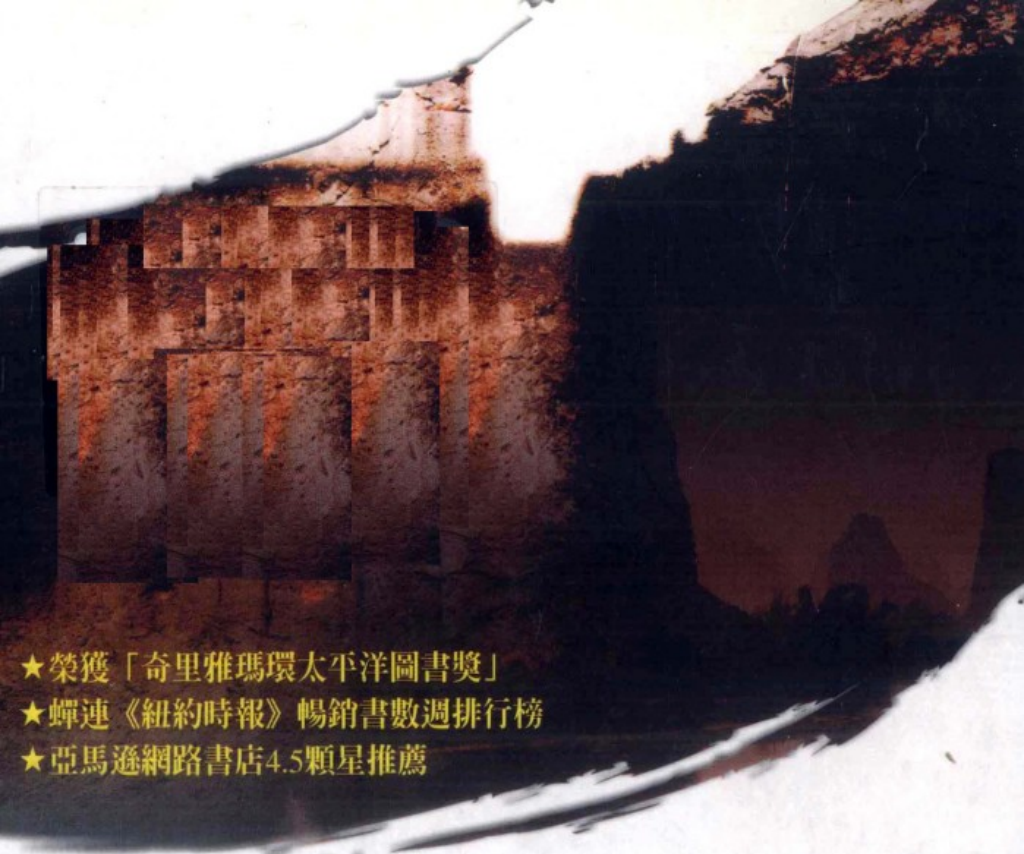
彼得·海斯勒◎著

(Peter Hessler)

吳美真◎譯



久周文化

- 
- ★榮獲「奇里雅瑪環太平洋圖書獎」
 - ★蟬連《紐約時報》暢銷書數週排行榜
 - ★亞馬遜網路書店4.5顆星推薦

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作家海斯勒，以獨具慧眼的洞察力，捕捉了長江古城在瞬息萬變的時空裡，搖搖晃晃走向現代的奇特身影。

當彼得·海斯勒於1996年香港回歸、三峽大壩完工前夕，來到歷史三千年的長江古城涪陵，堪稱是這個江畔之城半個多世紀以來，第一位居住在這兒的美國人。

當地球上差異最大的兩種人，在過去與未來交鋒的巨變時空下相遇，發生了有如格利佛遊記中荒誕奇幻的場景——海斯勒發現，他的身高多了五到九吋，皮膚變成了奇怪的顏色，鼻子有著不可思議的長度，眼珠從淡褐色變成了藍色……

ISBN 986-82418-7-1

00380



9 789868 241879



久周文化

www.jiuzhousheng.com.tw

書號/LE013

定價/NT\$480元 特價/NT\$380元

總經銷：紅螞蟻圖書

港台

消失中的 *River Town* 的江城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一位西方作家在長江古城探索中國

彼得·海斯勒◎著

(Peter Hessler)

吳美真◎譯

消失中的江城——一位西方作家在長江古城探索中國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著；吳美真譯

-- 第一版. -- 台北市：久周，2006[民95]

面：14.8*21公分—（探索生命；13）

譯自：River Town：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ISBN 978-986-82418-7-9 （平裝）

1.四川省涪陵市—描述與遊記 2.中國—社會生活與風俗

672.79/255.6

95022763

消失中的江城——一位西方作家在長江古城探索中國

River Town：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系列名稱：探索生命013
書名：消失中的江城
作者：彼得·海斯勒
譯者：吳美真
人名和地名審定：李雪順
責任編輯：許經緯
封面設計：沈譜創意設計／張依芬
美術設計：上藝設計工作室
發行人：姜楊靜園
社長：陳怡樺
總編輯：呂錦珍
出版者：久周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14內湖區瑞湖街7號2樓
服務專線：（02）87510328（代表號）
傳真號碼：（02）87510330
郵政劃撥帳號：19728818久周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jcpublishing.com.tw>
電子信箱：info@jcpublishing.com.tw

製版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紅螞蟥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初版一刷：2006年12月初版第一次印行

RIVER TOWN Copyright © 2006 by Peter Hessler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JC CULTURE & PUBLISHING CO., LTD.

arranged with William Clark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Poem on p.395 from 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 edited by Edward Connery Lathem.

Copyright 1923, © 1969 b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copyright 1951 by Robert Frost.

Reprint by permission of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480元 首刷特價：380元

ISBN：978-986-82418-7-9 986-82418-7-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若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獻給我的父母

推薦序

看中國的另一隻眼

南方朔【作家、政治和文化評論家】

這本《消失中的江城》以及它的作者，美國年輕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我喜歡。因為它（他）以一種非常人性的方式，表達出了當東方遇到西方時兩者那種曖昧的互動，並替彼此的理解獻上了值得珍視的鑰匙。

寫這本書的時候，海斯勒是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剛念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英文系和在英國牛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即參加美國的「和平工作團」第三團，並於一九九六年八月到四川東部長江邊的山城涪陵，擔任一所三年制師範學校的英文教師。他和他的同伴亞當·邁爾，乃是半世紀裡首次到這個人口二十萬的古城之美國人。

兩年的任教，這真是不可思議的邂逅，他由只認識四十個字、聽不懂川東腔普通話的青年，逐漸融入當地的生活，並能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窺探到這個改革開放時代，當地人的心靈與行為，以及整個中國在搖搖晃晃中前進的那種奇特的身影。藉著他那種同情的理解之敏銳觀察，我們等於看到了一部迥異於常的當代中國人心靈誌與風俗誌。在東西方相遇這個古老的課題上，本書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涪陵是長江和發源於貴州的烏江交會處的山邊江城，遠自周代即已建城，歷代有枳縣、涪陵、漢平、涼州、江州、夔州，明清之際屬於重慶府，分別稱涪陵和涪州，為古代軍事要衝，乃是四川的三關之一。它沿江而建、梯田密佈，而整個城市則擠在兩江匯流的狹窄山丘上，到處都是階梯，以及攀爬著階梯的腿。這裡的木石古建築正在快速消失，更多的是廉價的水泥玻璃新房子，以及殘破的舊式普通屋宇，而這一切又都被掩蓋在那由於大量燒煤而造成的煤塵中。它不是人們想像的那種悠閒的現代古城鎮，而更像是在古代和未來交鋒過程裡被擠壓得面目模糊，衣服和行為也都十分尷尬的半新半舊但又醜陋骯髒的小城。在這裡生活，是一種煎熬，但也造就出了當地人那種很獨特的集體人格。於是，作為闖入者的彼得·海斯勒，遂展開了他那種別人很難再有的文明碰觸經驗。

在一般的情況下，一個來自美英社會的青年驟然被拋擲到這樣的地方，強烈的不能調適，通常都讓人很容易就把自己和別人的差異絕對化和本質化，藉以合理化自己的情境。在與異文化相接觸時，這樣的簡單廉價反應非常普遍，而且也不能說完全不正當。如果彼得·海斯勒義正辭嚴的抨擊涪陵人的閉塞、骯髒、愚蠢，甚至將這一切歸諸共產主義，這不但容易，而且似乎也頗符合許多人的期待。

只是他如果用這樣的角度來觀察與解釋，則不但他錯過了這難得的兩年經驗，錯過了涪陵，甚至於這本書也將由於太接近人們的固定印象而變得不值一顧。

而這本書之所以會一出版即頗獲好評與得獎，即在於作者並沒有從這種人們常見的角度切入。彼得·海斯勒念文學出身，對近代那種根據什麼後現代、後殖民、女性主義、新歷史主

義之類意識型態條框框看問題的方式早已疲倦不堪，因而寧願用一種比較常識、比較人性的觀點面對一切。他對西方文明本身就有很多批評，這使得他對涪陵其實並沒有什麼偏見或惡意，而是以一種善意的好奇去接近、去了解，但也正因如此，他看到的問題遂格外深刻，所做的觀察也更加尖銳和具有挑釁性。但縱使如此，我們仍可體會到他對涪陵人或中國人，終究是沒有敵意的，只有一種同為人類大家庭的關懷、同情與忠告。我覺得本書的這種態度，才是所謂「多元、包容、理解」的典型。

彼得·海斯勒，他於一九九六年八月，先到重慶，而後坐船下涪陵，到他任教的師範學校報到。我們都知道「和平工作團」乃是一九六一年美國甘迺迪總統任內成立的機構，它鼓勵美國青年走向世界，一方面拓展個人視野，另一方面也在實現美國的睦鄰外交政策。當然我們也毋庸諱言，它同時也具有美國向全球拓展意識型態影響力的作用，美國國務院甚至中情局也都會到「和平工作團」裡來尋找未來的幹部。這遂使得中國政府對待「和平工作團」的工作者，具有一種疑信參半的態度，一方面會對「和平工作團」的人員給予他們消受不起的過分禮遇，甚至特權；另一方面卻又潛在的視之為間諜，加以偵伺圍堵。彼得·海斯勒也有這樣的經驗，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他在本書一開始就敘述報到之初的過份禮遇，而到了後面，則敘述了被偵伺、被郵電檢查的經驗。這當然讓他惱怒，但他也理解到近代中國長期屈辱下所造成的過度自衛甚或虛偽。這些情節，也就只有點到為止。這些不是他到涪陵的重點。他的重點是如何教好書，如何理解他的學生，以及與他共同生活兩年的涪陵人。這也是本書最精采傑出的部分。

在他教書兩年的過程裡，他看到他那些貧窮農村地區出身的學生，其實都頗上進，而且對文

字的理解都有一定的才華；他也透過教寫作，看到了學生們那種掙扎於新舊之間的複雜心情。他沒有去妖魔化當地人或全體的中國人，而是調整自己融入他們之中，甚至相當程度的壓抑自己；例如涪陵煤塵嚴重，擤鼻涕都會帶出黑色絲塊，他竟也以眼不見為淨的態度，擤過鼻涕後看也不看就馬虎過去。於是他遂和許多當地人都發展出了那種我們很難定義究竟是什麼的友情，它帶著親切、容忍，但卻也有一絲猜忌並夾雜著批判的成分。

而這些部分，其實也就是此書最有價值的部分。涪陵不是富裕的城鎮，人民多半守舊和對外人懷疑，喜歡看熱鬧，並盲目但又多半真誠的相信上級的領導。但若遇到和自己人的集體榮譽有關的情況時，卻又變得非常排外。彼得·海斯勒參加學校的外文系籃球隊活動，和別系比賽時就會在對立升高中被別人不斷違規撞擊。他參加縣裡長跑比賽得到冠軍，也會惹出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討論。他在涪陵時，三峽大壩正在興建，涪陵有相當一部分會在大壩完成後被水淹蓋。儘管三峽大壩很引起爭論，但當地人卻對與自己如此利害與共的事幾乎完全沒有意見，或許因為生活的重擔太大，也讓他們對當地的重要古蹟白鶴梁及生態問題完全無動於衷。涪陵人和中國多數的人一樣，在私人、家庭、朋友等方面，皆關係密切，但一碰到公共問題如社區的共同福祉等問題，就都相信黨和政府的領導無誤，而且對這種領導過去所造成的錯誤，似乎都遺忘殆盡。這種價值認知上的差距，使得他和他的學生，總是有著一些觀點上的磨擦；在他任教的兩年裡，發生了香港九七回歸、三峽大壩、鄧小平逝世等問題，也都留下了他和學生在這些問題上的磨擦痕跡。也讓人理解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並不是「世界工廠」、「和平崛起」、「外匯存底破一兆美元」這些觀念或數字所能涵蓋的。它還有更深的那一個人的問題——包括人的認知、價值，以

及群體關係，對外國人和外在世界的關係等更深刻的問題有待去碰觸。

彼得·海斯勒的兩年涪陵經驗，還包括他一度由涪陵直下巫峽、西陵峽和瞿塘峽，並溯大寧河到小三峽。儘管只有兩年，他透過涪陵的經驗，對中國卻有遠遠超過許多人的認識。他指出中國人那種對外人毫無必要的多疑和自衛，也看到由於長期匱乏所造成的不計後果的渴望。就這樣，跌跌撞撞的一路前行，「將來」仍在摸索中！

《消失中的江城》是本有慧眼的著作，它遠遠超過許多老輩西方中國通的水準。這本書對我們理解中國大陸，也是一個很好的提示啊！

推薦序

悠遊長江，探索中國

余佳璋【資深媒體人】

當全球都在瘋狂的想認識中國，無論美國人或者歐洲人，乃至於中國人想要看清楚自己現在發展的樣貌，本書作者已經在十年前啟動了他對中國的觀察，而且是一種貼近長江水面，攀爬四川山區，以及認識老中青三代的交錯方式，去表達他所看到的中國社會；從位於長江深處的小城涪陵出發，微觀與宏觀並進的紀錄心得與分析。

書中描寫的時間點，正好在鄧小平當權改革開放時期最末梢，香港交給中國政府的時刻，以及近代這十年中國崛起的前夕，充滿過去與未來交會的當下。作者因來到這個四川小城鎮，發現原本應該是遺世而獨立的山城，後文革的中國景象卻濃縮在此，甚至更真實的呈現中國人想法與基本生活態度；譬如看到了中國人集體主義下對長江三峽工程所帶來的影響，只能低調批判，甚至爲了改變生活而認命接受無情的水線標示。長江中游民眾的生活，隨著歷史變遷與北京的政策指令，如同長江水自然擺盪，找尋出路；在作者的筆下，不急不徐而少有偏見的告訴讀者，他所看到的中國人現況與掙扎，以及還要背負著共產黨教育下的中國人對美國人的敵意——從兩年居住經驗中，他所找到的理性面與感性面答案。

雖說這個長江邊的古城，如同其他中國內地城鎮，白晝整天充滿了喇叭聲響與人聲吵雜，夜晚卻又寂靜的只剩下劃過江面的船隻馬達聲，作者也困惑於古城何以缺乏歷朝歷代累積的深度，只有灰色老舊建築堆疊，但作者卻敏感而寬容的看見古城的另外一面，特別是描寫長江沿岸景緻與人文歷史的細膩與精緻，很容易讓讀者忘了這是位來自美國密蘇里的英文老師，而以為這又是出自哪個近代中國文藝青年之手，或者是勇闖天涯的背包旅行客。書中，他把長江美景與三峽風光，如詩如散文的帶到讀者眼前，隨著他爬上山頂觀看鄉野情趣，讀來樂趣無窮，讓人心神嚮往。

作者藉由與學生討論西方文學，認識了東西方文化的共通與衝突。從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發現中國學生對詩與文學的敏銳度，並沒有因為共產教條政治口號而磨滅，反而因為交換觀點，驚訝於東方與西方文學的共通性；當然，還要扣除學生不自主的，以誇張的樣板戲表演方式，詮釋西方的舞台劇本，以及尋找四川哈姆雷特的方式。這些教學經驗紀錄與描述，在本書中呈現出多樣面貌；無論就文學的視角，或者政治批判的衝突，以及當地學生對西方模樣的揣測，作者在課堂上與私下和學生互動點點滴滴所引發的火花，讓我們發現許多有趣問題，這些都不是在其他報導或者文章中所能找到的觀點。

如同作者自己所說的，「身為一個外國人在中國，沒有人知道你究竟知道多少」。他在涪陵茶館喝茶看書，遊三峽看大壩工程，站在江邊看「白鶴梁」自唐朝以來的水文石刻，跟四川人喝白酒暗中較勁，大家以為他不不過是個老外，一個會講點中文的老美，但這本書讓我們發現，他知道的中國還真是不少，甚至可能比你我還多。

推薦序

真實而深刻的中國觀察

侯德健【音樂人、春秋影業公司董事長】

如果你想要瞭解另一塊土地上的人們在想什麼？你有二種選擇：

一、看當地人的自我介紹。

二、看其他人到當地去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作出來的心得報告。

哪一種比較接近真實的情況？我認為第二種的可能性比較高。不信的話，你可以比較美國拍攝的電視、電影、新聞報導以及報章雜誌上面所呈現的一切，與你親身經歷的美國，兩者之間的差異有多麼地驚人。當然，我們必須要相信，這些報導絕對沒有誤導甚至於粉飾的動機，其之所以偏頗，無法呈現美國的真實面，其實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距離越遠，輪廓就越清楚。想要一窺名山的全貌，你就必須向後退，退到足夠的距離以後，大山的輪廓就一覽無遺了，這正是本書值得一讀的立足點。

兩個非常美國的美國年輕人，到了非常中國的四川、長江邊上涪陵市，到一所師範學校裡去教一群肩負傳承中國文化教育價值工作的，又紅、又專的大學生。師生間的年紀相差不到幾歲，然而文化、思想、意識型態的差距，幾乎可以稱得上是地球上相距最遙遠的兩種人。當他們碰在

一起時所撞擊出來的衝突與矛盾，剛好讓那些沒去過中國大陸或美國的人了解，今天的美國年輕人與中國青年他們的內心深處究竟在想些什麼？

在台灣의讀者們就更需要好好地看看這本書了。你真的知道大陸的年輕人在想什麼？為什麼他們會這樣看問題？為什麼他們對明天的期待又是那樣呢？別以為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電視、電影、報章雜誌都能隨意取得，更有不少人親自到大陸去觀光旅遊甚至於探親訪友，在沒看過這本書以前，先別說你了解大陸上的年輕人。正因為是這兩個非常美國的美國年輕教師在大陸，與大陸青年相處了兩年多，才能夠作出這一份對我們、甚至於是大陸上的中國人自己都觀察不到的「中國」紀錄，而且是非常真實且深刻的那一面。

這本書並不硬，不需要用力啃，但我建議，想要讀這本書的朋友們多準備些時間來讀這本書；它不是小說，更不是拿來翻閱的雜誌，它是一本很有滋味的日記，其中的味道不細細品嚐，是很有可能會錯過的。

與想要瞭解自己也想瞭解世界的朋友們共勉。

推薦序

難忘的江城過客

李雪順〔長江師範學院大學外語部主任、副教授，本書人名和地名審定〕

從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何偉）一九九六年到涪陵算起，現在剛好十年的時間。十年時間，也是他人生經歷的三分之一左右。十年的時間，居住在中國，關注著中國，完全以中國為題，進行文學創作，對西方記者來說，只有何偉能夠做到。

十年前，何偉以志願者的身份，從美國來到長江和烏江的交會處涪陵。「何偉」這個當地人耳熟能詳的中文名字，就是在此間取下的。也許由於這個非常中國化的名字，也可能因為其喜好交際且為人豪爽的性格，他在涪陵期間深入社會各階層，廣交朋友，對中國尤其是西南地區長江沿線的社會文化和風土人情，作了深入的觀察和瞭解，為以後的創作積累了大量豐富的素材。

在此期間，他向中國老師和他的學生學習漢語，進步很快，為他以後重返中國，為知名的《紐約時報》、《時代雜誌》、《國家地理雜誌》、《紐約客》等刊物，撰寫關於中國的稿件提供了極大方便。一九九七年冬天，在密蘇里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的老海斯勒先生從美國專程來中國看望他的兒子何偉的時候，就非常自信的跟我說，他兒子早晚有一天會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作家。

而在這裡，何偉作為一個教師，教給他的學生其他中國教師無法教授的東西，影響著他們人

生之路的走向和足跡。當年那些學生如今遍佈四海，卻仍舊感念著何偉的諄諄教誨。在這裡，他作爲一個居民和過客，以他獨有的方式，在涪陵城的大街穿梭行走中，留給他的中國朋友們一份至今常常掛念的友誼和情懷。在這裡，他作爲一個已經表現出創作天賦和寫作熱情的青年作家，觀察著涪陵的山山水水、村村巷巷，思考著涪陵在歷史的時空中怎樣劃過他的眼前。

涪陵就是江城，江城就是涪陵。

涪陵是一座江城，何偉在他寓所的陽臺上和上課的教室裡，看長江水和烏江水奔流而來，又咆哮東去。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的還沒來到。在何偉的眼裡，涪陵在她歷史上的那一瞬間卻是同樣地精彩。無論是他的學生、同事、鄰居，還是飯館老闆、教堂神父，抑或乞丐商販，都沿著自己那歷史的軌跡向他走來，與他相遇，然後繼續往前行走。一如滔滔東去的江水，這座城市和她的人們在歷史軌跡上有時慢有時快，但都總是把握著自己前進的方向，永不停息。

涪陵也是一座山城，何偉在每天晨練的路途中，尋覓著插旗山上歷史的烽煙，驚歎著白山坪挺直的峭壁。挺直的峭壁依舊，歷史的烽煙卻已蕩然無存，漫山遍野多了鵝黃的油菜花、耕田犁地的農夫和牛，還有點綴其中的瓦舍炊煙。當地人總是抱怨陡峭的山坡延緩了他們向上攀爬的腳步，何偉卻時時驚歎他們用勤勞的雙手改變著山坡的模樣，築起層層梯田，創造生息的輝煌。抱怨也好，驚歎也能，涪陵的人們卻一直沒有忘記，在陡峭的山坡上，沿著自己的夢想向上攀爬。

沒有人能夠隨歷史的長河旅行，沒有人能夠在無垠的宇宙穿梭。但是，何偉記錄下了涪陵這個地方，在過去和未來交會的瞬間發出的光芒，他是睿智的。當然，這需要體現出他的洞察力。正是由於他的洞察力，《消失中的江城》堪稱是近年來西方社會對於中國比較客觀、